



117
340
8

莊子翼卷之九



寓言第二十七

北海焦 竑弱族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卮，圓酒器也。藉，因也。

郭註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卮消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且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看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父之鑿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態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入之聽，有斯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夫耆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此直陳人之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與物，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夫言彼所言之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不而物各自然各自可統而言之則無不可無不可無無天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為始於昨為卒皆理自爾故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 重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九重言十九則非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居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而疑則不信猶父不為子謀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九則應而為是異已則反而為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入而言之凡書中稱引古昔皆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未足以先人則人從之入而無以先人是謂陳父之人身足重哉

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厄而巳厄之為物酌於樽壘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齊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與言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言不齊未足為大齊惟言無言而後大齊厄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為之至故曰天倪也

劉
自 水之在厄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厄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蔓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變垂物以游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

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後其材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凶矣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言未之嘗為也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以所言直用人之耳好惡是非義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且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則橫心所念更無是非橫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七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為勤志而行服知而短也謝謂絕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也末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

之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為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違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也

循本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夫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

也靈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歌違逆此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鍾不消 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郭註 消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既

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盡色養之宜矣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鮮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

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蚋相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暢 間

在之章 卷之九

口義 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象之罪否疑其前後兩
 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
 蚊蚋而已豈足悲喜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
 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
 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
 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

穢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論天者
 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劉
 云人據人各自據一域不通也

郭註 野外權利也從不自專也通通彼我也物與物
 也不知死生所遇皆適而安也妙善也善惡同故無
 往而不實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
 也則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
 其死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
 獨爾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
 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
 命如何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有意也故
 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
 若有神靈以致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
 無靈也

實

呂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
 從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微物即物物皆游物物皆
 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則與天
 合德不知成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無為則不知
 矣妙萬物而為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為則不知
 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為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
 私則不知有私矣生而有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
 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
 終故知生死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
 以有為為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
 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
 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為無命
 耶終若有所制也以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
 為無鬼邪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邪而無以相
 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因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亦有而不知其所以乎蜩甲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久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 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影似形
 而非形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
 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強陽
 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呂註 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影之俯
 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

之甲蛇之蛻而非蝟甲蛇蛻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
 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
 豈知有以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之有
 待况以有以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
 以因兩無待如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
 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
 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循本

括若髮叟老人之稱稍畧也彼指形也况乎以
 之與叟也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因兩與影如叟
 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
 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蝟之甲如蛇之
 蛻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蝟蛻猶是生於蛇若
 影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與夜則代去無火
 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
 為吾影而必有所待况因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
 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吾亦與之強陽強

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
 非其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
 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
 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灰盱盱吁而誰與居
 大白若辱オカラハキ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子六切切然變容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漾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姓
名戎

子居列子作揚朱睢仰目也軒張目也皆視上於面而近傲者揚也

郭註睢行也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也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去其珍寶故與之垂席

呂註睢射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名也老子所以歎子君形謀成光則戶外履繩之名也

禦寇其趣一也

江通孔子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盟夢中擲脫履

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日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也

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况是謂若辱而不可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然者其

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非止於不遠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焉

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亦其相遇濠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出之而莫

視顛

秦梁

席

眸

天論係

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舍

管見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

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發外論之

意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世出也故曰出

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

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焉知其為固然固可

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齊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

不得行志當世猶觀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

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信以完其真從微

而躡乎外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千之造隨年化始是

卒非增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况欲必信於後世乎

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餘而哀樂形焉無問

乎為親為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一而而野

至於太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夫大命鬼之有無

化所與而莫之

闕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灵物

亦猶是也。結。雖許矜傲人誰與。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能戴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太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葛

讓

不以空至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等。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志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人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吾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實父、右師、狄人攻之，裹之以皮，曳而不受。

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也也。六王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
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
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
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宮尊
貴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匹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二世
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

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
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
爲君也。幽憂高誘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捲，
捲用力貌。所用，養地也。所養，人也。不以養傷
身，不以利累形。言富貴有養而無害，貧賤
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搜，王子名。淮南子作鬻。兩
雅云：南戴日爲丹穴。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殘害，所謂
土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之篇，所以作也。
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下易其生。昔揚雄以爲先
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

王子搜
卷之九
世一

忘

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其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 有身不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道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則累形能免

二患乃為尊生也然此聖人之緒耳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生無不全志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循本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政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燾為壇記壇之近

仍有其墳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

俱縛

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死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

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臂者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

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子華子執人覆取也廢斷而去之也

占註 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小以人易生者又其次也

聖虛 各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也鴻烈解曰我戎馬而求孤狸授而驚而失靈龜

兩

遠韓

生子集

卷之九

十一

右者而平一墨折儀觀而
可謂心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閭直布之反而自飯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
 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
 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側雅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

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
 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
 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魯君一作魯侯苴有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
管見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
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可測邪所以之所以為
即語云所由所安也恐聽者謬多者真以治身治
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冗隋侯之重重當國作
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遠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狗而殺子陽。

碧虛土其陸沈無聞。竟肯誌志而受無名之祿。苟狗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壯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長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二十旌司馬本作三旌云

碧虛

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

口義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分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

友

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率冠從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反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瘡手足胼胝支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曳絀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

在

卷

第

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餽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
 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匡正也縱履曳屣也應門自對門也希世
 顧世容也腫膾剝錯也一云盈虛不常貌
 新傳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所好所惡皆生于心能无心則好惡所以忘

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
 汎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逍遙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
 曾子顏回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
 簞食曾子顏色皤皤而衣冠央壤顏回家貧處卑而
 粥絲麻之僅給二十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
 而忘形自得矣豈務殉物而傷生哉此所以異於世
 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
 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
 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

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

許慎云天子之兩觀也

疑獨

魏公子牟封于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人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江海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貴也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也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一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也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孝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素感顏切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吐雷切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

于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拊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孔子之

伯即共和丘首一作共首
呂註自顏闔樂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于人為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下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司馬彪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宜王其伯復歸于宗道遂得意共山之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文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反
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廬一作水。隴上曰。敵隴中曰。敵
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廬一作水。隴上曰。敵隴中曰。敵

心若桐水
一曰桐水

郭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
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邈世。夫貪利沒命者。故
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子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
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
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所死矣。以天下為六合
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泚然從衆。
得失無繫于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一子者。可
以為殉名慕高矣。夫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莊子集

卷之九

十一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
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
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
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一子北至
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屏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一士之節也

孤竹國在遼東命支縣
界血姓一本作殺姓

郭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
此云外者亦欲明其守節以終未必餓死也

呂註

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與之天下與其
死此其干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
也敬子皆聖賢則于外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于
泰山有輕于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曾殷武之
事其未為贖輒聞元擇隨光夷齊之風者于天下後
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忍天下
以已為貪乃讓務光忍光受之乃使說光湯彼傳惡
聲于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
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
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
光夷齊之徒則存生以利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
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
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徇物之俗

則者在所貴觀者知矣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郭氏總註

此篇大意以起高謬遠退之風故被其風中路而嘆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樊安在曰許由之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會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樊使天下貪員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也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

或謂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晉光一王字自投於水何也答曰非書之與存乎反本及

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篇標傲世之迹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全生所以時有重出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所以深祛塵務之樊也其次者被褐啜菽保身而已其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適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棻

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得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止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于貪生愛利顛真于嗜慾之地狷者非狷有所不為至于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在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干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于外無物則執幣上焉以天下為事至于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

足履堯門與夫身居
賦政者無殊致矣

管見總論

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于
天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
天下如敝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季之徒葆真
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
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卒能舍王位之尊
就岩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啓有
困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
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忌已徇物者小隘利害一毫
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幸矣夫徑道抱
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
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贊之軀耶蓋
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其者
求之無厭必至于慕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
而後已此亦兼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命宜
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
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

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
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
稅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諂其子，為人
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
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心如涌
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易處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
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左，休卒徒太山
之陽，贈人豚而饋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火
孔丘聞將軍尚義，故再拜謁者。謁者入，盜跖聞之

高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
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以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及其
本，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備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
其足，案劍噴自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效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自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專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其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夫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雖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城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
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
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其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生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
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寧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

廿

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其辭說
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
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
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
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
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生武王伐紂文王

皆
 拘麥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上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
 士伯夷叔齊蘇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
 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殺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
 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
 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天流豕操瓢而乞者皆^羅羅名
 輕歿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

干剖

比于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于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平有時之具而註
 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奉也
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出
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
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路之皮百五六十歲

枝木

禪

不得為友是寄言也樞戶破人戶樞而取物也枝木
冠也多華飾如枝葉也帶牛脅以牛皮為帶也解衣
逢披之衣太袂禪表也張具曰曰禪流章也

郭註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入而人之雖王紂不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

呂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與勝者也天下之
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現
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
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絕棄聖
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
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齋堯非桀而忌而化其道以
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
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藉辯難以見其
情實

覆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

莊子翼

卷之九

莊子

本在不在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
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
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
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
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所
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

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
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情戰於
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反
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
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舜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書曰
有義乎王季為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何

將執

辨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
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
無約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
則異矣乃至於奔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
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曰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也而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善也夫而
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奔而天比于制也下
扶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歿信之患也鮑

枉

子立乾子勝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羅其患也城聚

竊聚之人也鮑子名焦周末人汗時君不仕子貢諫
之遂奔其蔬而餓歿申子或云申徒抱甕之河或云
申生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

呂註善典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典利對故子
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于無約也子張以
于祿為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種無約終道而信
者也夫為惡典利世謂之小人為善典名世謂之君
子此以入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
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相直

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焉規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旁執圓机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爭以每成功凡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管見

管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並訟于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徇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志善惡一無所徇所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小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辨哉獨成而不資于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投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于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

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止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
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協人之勇力而以為威
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悲乎
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
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
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
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慮
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
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
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
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
管鐘鼓筦籥之聲口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退忘其業可謂亂矣。咳。弱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慙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了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惑乎。知不足云者。言為知力不足。故不用耶。抑不通之氣也。內周樓疏者。言重樓內匝。疏軒外通。謂設守備也。

郭註 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 無足以富為見下。貴是為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富。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輒下貴之。則其中無所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其至重。至尊者。以為世俗之所為。失其性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不監於體。怵惕欣歡。不監於心。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是也。雖至富至貴者。猶不免於患。况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為是謂人性皆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為不知足者。不能讓。辭故爭。四處而不以為貪。知足以無以天下為。故弃天下。而不以為廉。廉貪之實。反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在皆然。不可也。依弱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

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也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小人緣意絕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租則知善惡名利不足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碧虛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之處貧賤則惕休居富貴則忻愉是味本而矜迹也為為者為與名說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舍其自為而欲與就者知其不免矣夫壘空之蟻唯聚膾莫蒙袂之士耻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後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已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名遂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重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

不顧此豈與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為病寂寞為恥而不知平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鐘鼓醪醴則菜亂道業觀膏梁充溢則動多艱若權勢取慰者溺為身疾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殫思放鷹犬於上金聞鶴唳於葦亭詎可復得耶

楊用修

係溺於馮氣舊注飲食至咽為係馮音憤憤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係溺於馮下自靜居則溺宴安鳩毒聲色所迷無水自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言必作憤音

劉槩總論

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非非於人之性是以德為吉為德

為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凶為
而紛紛於有為之域物物自貴而相競孰能定之故
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為盜矣莊子非不知其孔子而
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
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
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
人亦不能以辯勝故未篇以子張
之言為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丹鉛錄

邵堯夫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
樽俎而伐之言君子思不出其位楊中立云道遊
一篇子思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
子所謂行其所以無事能以此意讀莊子所謂圓機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
也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歟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歟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胡之纓
 短後之衣矐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失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獨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夫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命
 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外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
 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
 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
 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
 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尋韓魏為夾缺包以

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昔然自矢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二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

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頤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太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二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曼胡粗纓無刃也鐔劍口也缺把也云鐔從稜向背缺從稜也二環聞義而愧繞饌二十周不能坐食也服斃謂

皆自殺也

呂註

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大廟犧牲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可享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其澤之及亦豈小哉夫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所以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示之以虛閉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能知其本未輕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恒山喻天子之劍以天下為之自五行刑德至下絕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人可以御神器故匡諸侯而天下服莊子之所以為劍者如此文王聞之茫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真劍也諸侯以一國為劍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為鋒清廉居次故以為鏑負良倚以為盾者故為春忠聖植以為本者故為鐔鐔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為鈇為國者觀其所以為鋒鏑鐔鈇者

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度人之劍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

劉聚

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恥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斬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主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墮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悔而畜之則象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似求合矣蓋

領

微

自盜而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
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在哉

莊子翼卷之九終 三十一

莊子翼卷之九終

